

比狄仁杰更恢宏大气的古风探案神作

案情扑朔迷离，悬念迭起，一步步抽丝剥茧的推理引人入胜！
更有魔幻现实主义元素挑战你的想象力！

雷米、陀从革、周浩晖 联袂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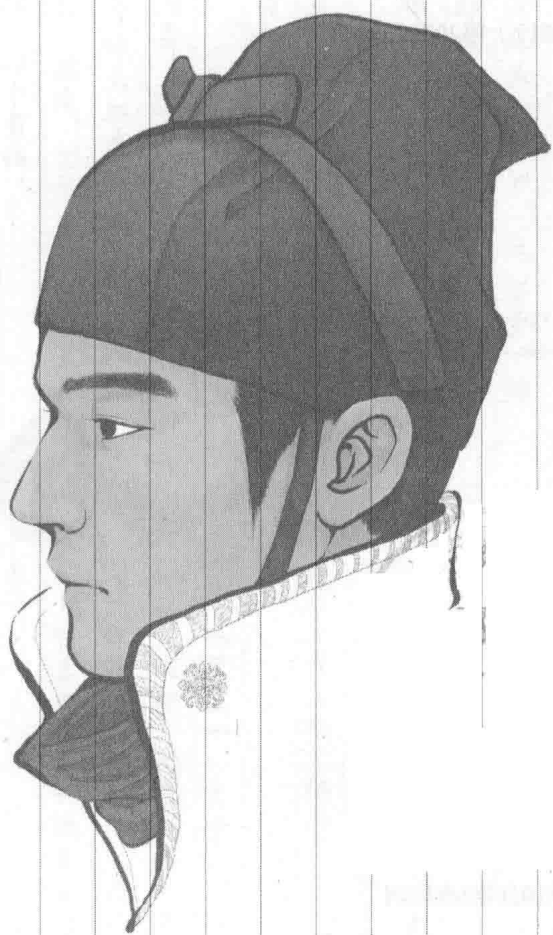
魅影 · 杀之境

雷米、陀从革、周浩晖 联袂推荐

魅影神捕

① 杀之境

王珂◎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影神捕. 1, 杀之境 / 王珂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4-1007-8

I. ①魅…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07975号

书 名 魅影神捕 1 杀之境

作 者 王 珂
出 品 人 陈昌芳 刘 迁
策 划 高瑞贤
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2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07-8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捕

黎斯：100岁，大世四大神捕之鬼捕。办案风格大胆诡谲，常以他人无法想象的角度窥破案件真相，性格执着坚毅。

捕

白珍珠：17岁，黎斯的红颜知己，天真烂漫，敢爱敢恨。梦想着同黎斯一起隐居，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冰雪聪明，常常也能帮助黎斯找出案件的蛛丝马迹。

捕

蒙锐：30岁，大世四大神捕之青锋神捕。脸有狰狞青胎，疾恶如仇，背后一柄『死神』专斩天下不平事。唯一的弱点是他早年失踪的妹妹。

捕

轩辕善：33岁，大世四大神捕之铁捕，为人处世如同一块铁疙瘩，一丝不苟，用黎斯的话来形容就是极端无趣之人。但做事光明磊落，眼睛里不揉沙子。

捕

老死头：60岁，或70岁，他的年龄没人知道。黎斯挚友，大世王朝第一件作。因早年失意，心灰意冷，终年以尸为伴，座右铭是人会撒谎，但尸体永远不会欺骗你。验尸功夫精湛，乃黎斯最得力助手。

捕

严成：50岁，鹰捕，大世四大神捕之首。做人处事低调不露锋芒，执掌大世六州总捕门。

捕

沈柔：24岁，黎斯初恋情人。后被大世王朝最神秘可怕的组织『黑夜』掳走，多年来黎斯一直苦苦寻找，心中有愧。

捕

『黑夜』：大世王朝百年来最神秘的组织。拥有恐怖的杀手、庞大的体系，其幕后之主更是拥有撼动大世王朝根基的强大实力和神秘身份。

大世王朝一百四十六年，鸿运三十二年，鸿运乃当今大世王朝皇帝世德宗年运号，大世至今分别经历了开国皇祖世太祖、世合宗、世德宗三代政朝。世合宗第十年，大世发生了震动皇朝根基的三王叛乱，叛乱持续六年，三王最终被剿灭，但同时也损害到大世国运及国力，自此外忧内患不断。世德宗即位后，大力推行仁政，大世显现出复苏之态，国民渐渐安业守家。世德宗十六年，大病，病后身体孱弱，随即准立皇二子周迢为储君，并恩封周迢舅父杜方郎为太子鸿父，恩封原太子管书黄流生为太宰辅佐太子周迢。

至鸿运二十九年，大世国土历经前朝崩乱，被外朝蛮族有所蚕食，国域并分六州一荒。六州，乃宿州、南仙州、归云州、青州、幽州、金州；一荒，则是皇朝根本所在的天荒城，亦被称作圣城。

世德宗共五子——

长子周道，分封定王，居金州天原府。

次子周迢则是世德宗钦点的储君太子，居圣城内，同天子为伴。

三子周逐，分封平道王，居宿州牧云府。

四子早夭。

五子周邈，分封廉王，居青州天南府。

现年世德宗身体日渐孱弱，而储君周迢又过于软弱，导致其余三王都在暗中窥伺皇位，大世王朝一百四十六年，看似风平浪静的王朝天下，实则波涛暗涌。

目录

魅影神捕

① 杀之境

001

魔罗：

诡异离奇的女童失踪案件，神探敏锐深入调查发现失踪案竟同三坟村

禁地有关。布满死亡魔咒的禁地里疯狂生长着妖艳却奇臭无比的魔罗花。洪荒异种、无瑕女童、妖美的魔罗之灵、禁地里的神秘尸者，诸多奇异之间究竟藏有怎般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一切尽在答案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059

九婴：

夏九婴，他从来到人世的那一天起，就成了灾难的象征。水火天威，变

为一头独狼；十三岁，他杀死了一群狼。少年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待亲人的回归，哪怕为了他成了别人的傀儡。但突然有一天，一场匪夷所思的死亡改变了一切。

目录

魅影神捕

① 杀之境

125

道隐无名：

暮光沉沉的似水城中，每一次黎斯都会收到一枚跟接下来发生的血案情境完全一致的激雕核桃，凶手似要通过极端手段挑战这位大世神捕。但惟妙惟肖的激雕背后，于冥冥之中，黎斯仿佛看到了一条若有若无的玄妙之脉……

179

回灵：

波涛汹涌的东海之上，一封『请寻找左手有三颗痣

的人，三日内若未寻到则刺心而死！』的蓝色信笺揭开了一场万里海域内的杀戮之殇。渺渺若来自海底的幽冥鬼船，你可否做好了登船的准备？

225

杀之境：

一封藏于鲜红葡萄内的神秘来信，让黎斯就此

陷入一场无法自拔的梦魇——烟雨蒙蒙中的隐世村落，跳动着死亡的无限轮回，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寻找那一缕游丝般残存于杀之境域中的真相。



魔罗



楔子 戾气垂云夜哭郎

远处似有缥缈的乐声，傅年余两眼直勾勾探入门外长街尽头的黑暗里。身后蓦然传来大喊声：

『年余，年余！快，有人抢走了丹丹！』

傅夫人牛枝英的尖叫声像一把巨锤砸碎了傅年余的浑噩，他立即冲回家中，跟随夫人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棵百年古槐树。傅年余睁大双眼，在古槐的树杈上蹲着一个身披黑氅的男人，他大部分脸被黑氅遮挡，仅露出一双幽绿的眼珠子盯着自己，喉咙里发出呕哑的喘息声。

黑氅男人的怀里是熟睡的傅丹。

傅年余大呼：『放了我女儿！』喊罢，傅年余冲到了树下，却苦于不会攀树。傅年余退后一步，却意外嗅到了莫名香气。

黑氅男子倏而纵身，从高大古槐纵跃到了墙外，傅年余一怔，随即赶到门外长街，但黑氅男人连同自己女儿已然消失了。

长街上久久传来女子哀声痛哭的声音，撕心裂肺，渐渐荡开……

十五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一个人。

十五年后，我回到了这里。还是一个人。

这是记忆里困锁了自己十五年的祖屋老宅，里面的点滴是关于两个人的，两个笑容甜美的孩童。我伸出手，记忆被搅乱，眼中的干涩渐渐转为久违的湿润。

挽香……我的妹妹……我回来了。

呼唤着名字，我的脸颊抽动，夜色阑珊里，我凶恶如兽。



第一章

鬼巫夺童

沉重的城门发出扼人咽喉的啁嘶声，他进入斗鼓县。

斗鼓县位于大世宿州之北，毗邻青州，被群山包围。斗鼓县人口不足两千，因为背靠大山，可种植的耕地不多，所以这里的百姓生活比较清苦。

斗鼓县只有一条可并行两辆马车的长街，走过繁华的门街店铺，尽头是斗鼓县衙。巳时二刻，斗鼓长街传来熙攘的吵闹声，习惯了安静、一向与人无争的百姓涌向吵闹的源头——斗鼓县衙门外。

一名发钗斜去一侧，发髻披散在额前的三十余岁妇人在县衙外痛哭，旁边是一个沮丧的中年男人。县衙门口出来了一名蓝衣捕头，名叫陈尚。陈尚见妇人堵在县衙门外哭闹不止，眉头皱起来说：“傅年余，县令大人已经派人寻你们女儿了，你们还在这里哭闹做甚？有这工夫还不如赶紧找去。”

“夫人，捕头大人说的是，咱们先回吧。”懦弱的傅年余想扶起夫人。傅夫人牛枝英却是个直来直去的脾气，她甩开相公的手，道：“找？这几年在斗鼓县无缘无故失踪了多少家的女童，你们有哪一个找回来过？说的好听，县令大人会帮我们寻女儿，也不成是在帮他寻第五房小妾。”

牛枝英说的难听，却是实话。这斗鼓县令叫杜逸安，在斗鼓任了十年的县令，虽然没有升迁，但日子是越过越安逸，不仅修建了两座气派的府邸，十年里

还娶了四房小妾。杜逸安为官最大的本领就是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在百姓眼中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酒肉父母官。

“你这泼妇，竟然敢诋毁县令大人！来人呀，将这妇人抓进大牢里去。”陈尚脸上挂不住了，杜逸安是他的顶头上司，骂杜逸安同骂自己没啥区别。一名衙役挎着官刀刚扭住牛枝英，只觉得胳膊一麻，双手顿时无力地垂了下去。

傅年余则觉得眼前一花，一个身着红衣的男子不知何时站在了自己身侧。

红衣男子头发披落，发下的左侧脸颊上有一道明显的青色兽头样的胎记。男子背着一个长盒，看向陈尚。

陈尚身子忍不住一阵发寒：“你谁啊，竟敢阻拦官差拿人！”

“不过是一妇人因失去女儿后伤心欲绝说的气话，细想也可以理解。捕头大人，你不会同长舌妇人一般见识吧？莫非看她不见孩子不够，再将她下狱你才痛快？”青面男子几句话一说，周围百姓都是呼应。陈尚不想将事情闹大，于是道：“我也是一时生气，也罢。傅年余，你快带她走吧。”

“好。”傅年余拉着牛枝英一步一停地离开了县衙。牛枝英回过头向青面男子深深一躬道：“敢问侠士姓名？”

“蒙锐。”青面男子微微一笑，脸上的狰狞缓和了许多。

斗鼓最大的酒楼杏花居中。一个黄衫男子喝得兴起，嘴里骂咧道：“我为你们做牛做马了这么久，一脚就把我踹了，想得美……想赶老子走，老子偏不走。你们想继续干，也得问问老子愿不愿意！”

“马爷您喝高了，少喝点吧。”店小二好心相劝。马贺牛眼圆瞪，一脚踹倒了店小二，怒喝道：“狗眼看人低，是害怕老子没钱？拿去。”马贺将一锭银子扔在桌上，继续要酒喝。

杏花居外，两名青短衣男子嘀咕了几句，一人离开了杏花居，另一人留守在原地。

短衣男子奔入北边的一片树林，林里有一辆紫漆马车。短衣男子在马车外小声回报，一盏茶工夫后马车里传出了低沉的话语：“继续盯着他。”

“是。”短衣男子领了命令，奔出树林。

马车里渐渐响起两人的窃窃私语声。

“爹，这马贺是想找死，竟然敢在县城里说这些话。”一个声音愤愤道。

“唉，我早看出这小子贪心有余，早晚会成祸害，但我也念他替我们做了不少事，给了他一条活路。没想到他是活路不走，这就怨不得老夫了。”方才低沉的声音说。

“爹，你是想……”

蒙锐浑浑噩噩地在斗鼓游荡了一天，酉时他入住了一间小客栈。半夜风起，睡在床上的蒙锐眼皮直跳。

着黑色大氅的幽灵从地下蹿了上来，他一把就抓住蒙锐怀里的妹妹。蒙锐想把妹妹救回来，怎奈力气根本不够，黑氅幽灵挟着妹妹跳进了漆黑的夜里，蒙锐咬牙一路狂追。

最后他迷路了，迷失在一片瑰丽神奇的花丛里。

还有一种浓烈的气味。这种气味于多年后，在大世第一件作老死头的黑屋子里他再次嗅到，老死头告诉他说，这是尸体在慢慢腐烂变臭的气味。

妖艳的花朵、腐尸的气味、着黑氅的幽灵、妹妹挽香最后的啼哭……

“不！”蒙锐从噩梦里惊醒，他紧紧抓住床边的弯刀“死神”，这是他十五年里唯一的依靠。

窗外夜色正浓，蒙锐走到窗外发呆，不知为何，这一刻，尘封了多年的关于妹妹的记忆再一次在蒙锐脑海里翻涌。

“挽香……”蒙锐如是念道。

蒙锐眼神闪过一丝光亮，他冲出客栈，冲进斗鼓县衙里。陈尚发现白天阴森吓人的男人再一次露面，握紧了官刀问：“你来干吗？”

“我来找人。”蒙锐取出了一个紫色的令牌，上面绘有一条团龙，龙侧有一柄利剑。

陈尚瞧了半晌，突然喊道：“这是神捕令牌？！”

“你是青锋神捕蒙锐。”陈尚盯着蒙锐的狰狞面容道。

“是。”蒙锐收起令牌，“现在能帮我找人了么？”

“能，能。不知蒙大人想找谁？”陈尚知道神捕乃是领从四品官衔且直属老皇帝管辖。

蒙锐一顿，道：“傅年余。”

傅年余的家在斗鼓东南的贫民区，大片简陋破烂的房屋接踵相连，将人层层套牢在这个巨大的圈内，让人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压抑感。

傅年余听烦了牛枝英的哭声，走到门外想透透气，打开门，门外赫然站着一个人。

“是你？”傅年余愕然地看着门外人。

蒙锐点了点头：“又见面了。”

傅年余将蒙锐请到了屋里，傅家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牛枝英整理好衣衫从里屋走出来，她眼圈红红的，不难看出又哭过。

“傅夫人，这次来是想谈一谈……你的女儿。”蒙锐轻叹道，“其实我也是官门中人，我想或许可以帮上忙。”

牛枝英点了点头，傅年余详细说起女儿傅丹被掳走那晚发生的点点滴滴。一个黑髻男子幽灵般从窗户跃入抱走了熟睡的傅丹，傅年余边说着边引蒙锐来到后院。

傅家后院极小，却有一株巨大的古槐弯身扎根于院内。蒙锐盯着古槐看了一会儿，纵身上了树杈问：“黑髻男子当晚就蹲在这里？”

“对，就是你站的地方。”傅年余仰首瞧着蒙锐，点头说。

蒙锐仔细瞧了瞧树杈周围，倏然，他眼中微微闪动光芒。

这边树杈不远就是围墙，只需要轻轻跃身就可落在外面长街上，谅傅年余文弱身体是追赶不上。蒙锐从树上下来，再问傅年余有没有别的疑点或者细小的线索可以讲，傅年余思索后摇摇头。

牛枝英像想起了什么，拉了拉傅年余的手臂道：“你不是说闻到了一股香味吗？”

“香味？”蒙锐一怔。

“对，对，我在树下曾闻到了一股香气。怎么讲，像是女人涂抹的胭脂香，但又不太像……又好像不只有香气，唉，我这笨嘴啊，就说不出来那种气味。”傅年余支吾半天也说不明白，快子时蒙锐离开了傅家。

牛枝英相送到门口，虽不说话，但眼中的希冀已经说明了一切。

蒙锐望着牛枝英，恍若看到了十五年前茫然无助的自己。

十一月二十日，斗鼓县衙。

蒙锐见到了县令杜逸安。

杜逸安肥头大耳，很有福相。他对于蒙锐的到来表现出无比热情，颌首说：

“四大神捕威名远播，可惜杜某一直拘于狭隘边陲，从未得见。没想到今日终于得偿所愿了。”

“杜大人言重了。”蒙锐淡淡回应一句。

“听属下讲蒙大人在打听傅年余的情况，不知蒙大人是想……”

“我想帮忙找他的女儿。”蒙锐如实道。

杜逸安语气突然一变，有些神秘地说：“其实不瞒蒙大人，在宿州尤其是依临深山老林的偏僻之地有许多种恐怖传说……什么噬鬼吞心啊，林魅剥皮啊，其中有一个传说是讲鬼巫。”

“鬼巫是十万大山中原始部落的巫师。传闻他们将死归天时都会想方设法来到城镇里，掳走幼女幼男吸食他们的鲜血续接阳寿。”杜逸安吸一口冷气，“鬼巫行踪飘忽、神出鬼没，掳走幼儿后就潜回十万大山中。据传他们喜穿一身黑氅，将自己的身体全部裹进黑氅里。”

“唉，可怜的孩子们。”杜逸安作泫泪状。

蒙锐嗤之以鼻道：“看来杜大人对此深山传闻是深信不疑了。”

“这倒不然。只是这几年斗鼓县及周边村落果然平白不见了许多孩童，许多人也看到了身穿黑氅幽灵般的人。所以，哈哈，由不得自己不怀疑。”杜逸安眼光藏在一堆肥肉里，盯着蒙锐道。

“鬼巫吗？”蒙锐面无表情，“杜大人可曾派人进入深山里寻找孩子？”

“找过是找过。但蒙大人你也知道，宿州和南仙州同样有十万绵延大山，在十万深山密林中找寻几个孩子，又怎会是容易的事？而且野兽毒蛇经常咬伤了捕快衙役，渐渐也没人敢再去了。”

“哼，他们害怕蛇虫野兽，我却不怕。”蒙锐笑笑道，“忘记同杜大人说了，我也是斗鼓人，家就在山里。”

“啊，你也是斗鼓人！斗鼓哪里？”

“三坟村。”蒙锐平静地说。

第二章

三坟古村



三坟村在斗鼓县东二十里。如果斗鼓县是位于群山脚下，那么三坟村则完全淹没在十万磅礴大山的阴影里。

午时，蒙锐收拾好行装准备去三坟村。

一出客栈，在长街对面站着两个人，正是傅年余同牛枝英。

傅年余面有难色道：“蒙大人，枝英听你说要找寻丹丹，非得跟着你一起找。我执拗不过她。”

牛枝英双眼望着蒙锐：“求求你，大人。我一定要找回女儿，我不能失去她。”

蒙锐心里某处被触动，十几年来封印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影子被掀了出来，点点头：“好吧。”

“真的么？谢谢大人，谢谢大人！”牛枝英正要给蒙锐下跪，却被一个低头走路的乞丐撞倒。乞丐穿着破烂灰袍，不停赔不是，牛枝英并没责怪乞丐，乞丐点头哈腰地端着破旧饭碗走了。

蒙锐瞧着乞丐饭碗愣了一会儿，而后告诉傅年余要去三坟村的打算。傅年余夫妇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也跟随蒙锐上了路。

群山安稳，如同亘古洪荒时就存在天地之间，无缝无隙的厚实感让靠近的人们仰叹。山路艰涩难行，二十里路走了大约三个时辰，酉时刚过，蒙锐终于来到

了三坟村。

三坟村的名字来源于它的贫穷。据说最早的时候因为村里太穷，村民只能住茅屋，唯一的建筑就是三坟村东坡的三座老坟，老坟外有着一圈陈旧的白石栏杆。后来外乡人说起这里的时候都是讲“有着三座老坟的村子”，久而久之就有了三坟村的村名。

三坟村东坡一团黑魅的影子就是古老的三坟了。三座老坟再往东是一条大山包围中的峡谷，据传峡谷中曾经死了上千名逃难进去的饥民，之后就只会生长一种臭气哄哄的花，除此便是寸草不生，连凶猛野兽进了峡谷也是尸骨难存，所以峡谷成了三坟村的禁地。

蒙锐回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屋老宅，老宅已经破旧不堪，屋前屋后长满了野草。破陋的门洞里可以依稀瞧见老宅里空空荡荡的黑暗。

老宅门脚隐约显露出一朵怪模怪样的花，形状如同一张人脸。蒙锐瞧了好久，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记忆恍似被擦去了厚重的灰尘，露出了曾经无比鲜活的面容：

“哥哥，快来瞧我用石头刻出来的花好不好看！”天真的女孩歪着头询问身旁的哥哥。

“好看什么呀，哪有这样的花？”哥哥说。

“就是好看，我亲眼见过的，花开得可美丽啦。”妹妹不甘心地说。

“我怎么没见过……你在哪里见的？”哥哥问。

“嘻嘻，不告诉你，这是秘密。”

“谁稀罕知道。喂，别跑，等等我！”哥哥喊，妹妹撇开他先一步跑走了，跑进了午后刺眼的阳光里，身影渐渐模糊，不见了。

蒙锐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从方才的回忆中苏醒。

傅年余夫妇担忧地互相对望一眼，傅年余问：“蒙大人，你怎么了？”

“没事。”蒙锐推门进入。木门斡转，发出呕哑之声，蒙锐望着曾经生活了十五年的家，心里不知何般滋味，目光凝望每一间屋子、每一个角落。

左边卧房里只有一张孤零零的木床，木床凹陷已深。蒙锐眼眶微微湿润，十五年前妹妹被掳走后，娘的多年沉疴再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两个月后娘就病死了。

临死前，娘就躺在这张床上拉着蒙锐的手，浑浊的眼神里升起最后一丝光亮，说道：“锐儿，你是挽香唯一的亲人了……找回她，找到你的妹妹！”

娘临终的嘱咐回绕在蒙锐耳边，蒙锐深吸一口气，走出卧房。

老宅外响起了叫嚣声。蒙锐走到门口，院里站着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几个人来来回回瞅了蒙锐一遍，狐疑地说：“你谁啊，怎么闯进别人的家里？”

这几人都是三坟村的村民。蒙锐道：“这里是我家，我以前就住在这里。”

“你家？”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突然怪叫了两声，“你们看他脸上的胎记，是青驴！真是蒙家的青驴呀。”

蒙锐小时给村里富户赶过驴，加之脸上难以遮掩的巨大青色胎记，便被村里的顽劣孩子唤作“青驴”，他小时受尽了那些坏孩子的欺负。蒙锐不怒，安静地瞧着几个男人。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这头青驴还知道回来。”高大村民就是当年欺负过蒙锐的恶小孩，他拍了拍蒙锐肩膀说，“青驴，十几年前你妹妹被人掳走，你娘也死了，我们都以为你在外面饿死了，原来你还活得好好的。”

高大男人突地坏笑起来：“你还是这鬼样子，跟你妹妹蒙挽香可没法比。那小丫头从小就肉皮子白净，大眼睛也水灵灵的，可惜被人掳走了，要不我肯定娶了当媳妇。”

“啊！”高大汉子的坏笑声变成了惨叫声，他的手被蒙锐轻轻地从肩膀上掰了下来，所有人清楚听到了骨头被掰断的咔嚓一声。高大男人痛苦地缓缓矮身，跪在蒙锐面前。

蒙锐面无表情地看着曾经欺负过自己的恶汉，安静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没长记性，我就再跟你们讲一遍。”

“我不叫青驴，我叫蒙锐。”蒙锐松手放了高大男人。其他村民小心翼翼扶走了高大男人，撒丫子逃离了老宅。

天色黑沉下来，稀薄的月光透进窗户。仿佛在每一个有记忆的角落里都氤氲出了淡淡的小影，静驻凝望蒙锐，蒙锐在一片片的光影迷幻里睡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黑曜阴鬼，煞气冲南。